

吴刚思汗军旅小说集



蒙古
白馬巴圖兒

吴刚思汗 著

白山出版社

吴刚思汗军旅小说集



白馬巴圖兒

吴刚思汗 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马巴图儿：吴刚思汗军旅小说集 / 吴刚思汗著. —沈阳：白山出版社，2015

ISBN 978-7-5529-1648-5

I. ①白… II. ①吴…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18370号

出版发行：白山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

邮 编：110013

电 话：024-28865926

电子信箱：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杨红军 韩 光

装帧设计：王 琪

责任校对：李国宽

印 刷：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成品尺寸：165 × 235

印 张：12.25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5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201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29-1648-5

定 价：22.00元

序

周大新

拿到这本书的书稿时，回忆把我带向了几年前第一次见到吴刚思汗的情景。那还是在2010年总后勤部创作室于连源组织的创作笔会上，一个挂着学员肩章的小伙子出现在我面前，精神满满，爱笑爱动，像一头草原上的小马驹似的。细问之下，方知道他本就是蒙古族的。他的学员身份和身上的蓬勃朝气让我记住了他。

这之后在总后主办的《后勤文艺》上，总是能看到思汗的投稿，文章依旧是洋溢着基层特有的那种青春与朝气。一如我对他的了解。直到他从学校分回到基层之后，他也没受一点影响，总是时不时地把他的作品第一时间投过来，以便让我们看到他对文学创作的那股执着劲头。

话说至此，还是把目光拉回到这本文集上吧。这本集子收了他四篇军旅小说，每篇都写得很有意思。

首篇《白马巴图儿》，通过老兵爷爷对蒙古族战士巴图儿寻找抗联故事的叙述，反思了战争给人带来的伤害。这伤害逼得人不像人，使巴图儿做了几近灭绝人性的报复。作者在生动描绘完这些以后，又自我进行了否定：“其实真假，我倒觉得并不重要了。很有可能巴图儿就是爷爷幻想出来的这

么一个勇敢的蒙古族战士。”虚实手法运用得很是熟稔，颇见功底。在之前的《民族文学》上，就曾看见过这篇作品，它可以说是思汗短篇小说的扛鼎之作。

第二篇《绝境岗》，应该是思汗完全依靠想象力创作出来的。两个遇险绝壁又有很大矛盾的边防士兵，在生死关头所作出的选择，展现了人性的复杂。这篇小说选材很有特点，把现在很流行的冰山生存题材结合到了边防连队身上，让人读起来觉得很有味道。

第三篇《接走漂亮姑娘的军车》，在《后勤文艺》上曾发表过。这篇小说把一篇虚假新闻的制造过程呈现了出来，把努力还原真相的军人的无奈写了出来，普通读者读完后可能会发出一声苦笑，而身在党政军机关工作的读者，大约会陷入沉思吧。

第四篇《铁扣》，是我读到过的思汗创作的第一部军旅题材中篇小说。全文约6万字，洋溢着基层步兵连队浓郁的生活气息。主人公连长和他带到部队的兵，近乎于父子、兄弟的那种炙热的战友情让人感动，基层官兵的家属所面对的各种困难令人难忘，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广大基层官兵的日常生活。小说中写到的铁扣，就像每一个刚到部队的兵一样，要经历不断的锤炼才能成长。

希望思汗的这一部文集，是其以后更多更大作品的起点，他对文学一直葆有着深切的爱意，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乙未冬于京

（注：作者为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原主任，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目 录

序（周大新）\ 1

白马巴图儿\ 1

绝境岗\ 29

接走漂亮姑娘的军车\ 51

铁扣\ 73

后记\ 185

白马巴图儿

“一只在苍穹下恣意翱翔的苍鹰，呼啸着飞过爷爷的坟头，落在了坟前伫立的一匹白色蒙古马的身上，马嘶南天婉转回荡就像是为爷爷特意送来的挽歌。我向蒙古马恭恭敬敬地走过去，想摸摸它，陪着它共唱长调。此时天边的一声鞭响就像来自久远岁月的一声呼唤，带着白马和苍鹰奔向地平线。”我在满身汗水中蒙眬惊醒。

玉珏大哥手上的烟卷升腾缠绕交织旋转，向上爬升直奔举架颇高的宿舍天花板。他又利用午休时间进行创作了，看到我忽地坐起便问道，“做梦了吧？”

“我一直有一个故事憋在心里，因为有很长时间自己总是不信，所以也从未跟任何人述说过，可最近却总是在重复一个白马苍鹰的梦，所以……”我坐起身，喝了一口水跟他交流着。

“说说？”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对“故事”二字极大的兴趣。从哪开始呢？这个故事像没有头又没有尾的传说，又像如果没有曾经便没有将来

的轮回。

“记忆里，爷爷是一个健忘的老头儿，他不是忘记刚说过的话，就是忘记刚使过的东西。从童年到少年，就这样缓慢地发现他渐渐记不得了大部分东西。直到去医院确诊以后，家里人才明白他是被一种病害的，叫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确诊以后对我的改变，是有些他跟我说过话、讲过的故事，几乎分不清到底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他残存的记忆作怪给他撮合出来的。但小时候每当他一提起过去的经历，我的脑中就会炮声隆隆、枪声不断地配合着想象。那时候他最爱跟我讲，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张作霖大帅还活着的时候就在奉天（沈阳）当警察了。不管是胡子、毛子还是小日本鬼子，他是都交过手的，从不打怵。唯一害怕过的人，反倒是他后来在抗联时的一个蒙古族战友，叫巴图儿。单就身高面相上说，巴图儿倒并不怎么会让人心生畏惧，一副典型蒙古人特点的身材长相，高颧骨黝黑的大圆脸像雕塑一般富有男人特有的勇猛之气，肩宽臂长屁股大，天生好骑射手的身架子。很少说话，倒也不是完全因为不善于交流，而是他只能说一口蹩脚的东北话。巴图儿第一次出现在爷爷的眼里，就把这个打了几年日本鬼子的抗联老兵一下子从心理上征服了，唯恐成为他的敌人。

当年爷爷隶属于东北抗联1军第1师3团3连，前身是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著名的杨靖宇将军任军长兼政委。1938年初，由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境内的持续增兵以及推行惨无人道的‘集团部落’‘保甲连坐’制以及实行‘三光政策’，使南满游击区形势一落千丈，1军不得不从宽甸往辑安（现集安县）老领山区撤退。爷爷所在的连队驻扎在宽甸西面一个叫李家沟的地方，在南京大屠杀发生过去一个多月后，也就是1938年2月初那段时间。不过由于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信息获取手段，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关内都发生了什

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并且此时距离日本侵占东北已经七年有余，更不会因为‘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有什么更深切的观感。”

“看不出，啊，你小子还是个抗联子孙。”玉珏大哥听着听着便补了一根烟掺和了一句。

“那是一个让爷爷整个军旅生涯极其难忘的夜里，他曾多次跟我描述过那个夜晚，由于3连遭到叛徒出卖，群众基础较好的李家沟让关东军一个中队加上一部分伪军夜袭了，3连整个被包了饺子。在突围的时候，他身边的战友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了，军官全部牺牲，士兵死伤极其惨重，官兵和四散逃跑的百姓被无差别射杀，溅出的鲜血染红了整座白雪皑皑的村庄。那晚他眼中的世界只剩下浓烈的红色以及无边的黑色。部分突围出去穿得较少的人在拼命逃跑时，汗水没多久就浸湿了单薄的衣服，在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中，体温迅速地下降。仿佛无边的山林，渐渐地吞噬了每一个钻进它肚子里的人，用它的极寒与漫长，冻死任何敢挑衅它威严的人。不过死亡并不能增加给他们留下全尸的机会，追上来的日本鬼子和他们的军犬给每个冻死或接近冻死的人的头部、胸膛不是补那么几枪就是胡乱地连砍带刺还有那些畜生的撕咬。爷爷因为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吃过日本鬼子的亏，所以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和衣而眠的习惯，侥幸躲过了严寒的考验但并不代表他能逃得过继续追捕的禽兽。这些禽兽小日本鬼子太顽强了，这是他一直以来交手中总结出来的教训。换是单纯的伪军部队，别说夜间山岭追击这种事了，连稍微晚一点的偷袭，他们都干不出来。

爷爷故意模糊自己的脚印，又是爬树又是边走边扫的方式，在辽东山高林密的山林深处越走越远，直到眼前出现了一个无名峭壁。因为跑出来时匆忙没来得及带手闷子（东北地区一种手套），手冻得红肿到几乎拿不起步

枪，更别提攀岩上去逃命。随后他便在附近寻觅藏身之所，距离他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许是从山上滚落下来的，石头旁有一棵大白桦树，就像一把大伞撑在了巨石上面。周身因为覆盖着白雪，像极了小孩子玩耍之中堆起的巨大雪球。他想都没想便在石头后面藏了起来，又拢起了不少的雪覆盖在自己的身上，只露出头部探听野外情况。

此时距离日本鬼子惯常展开夜袭，已经三四个小时有余，感谢老天没让这太阳早早地升起，让这夜给逃生的人更多的遮蔽。可是没多会儿，爷爷就听见狗吠和小日本鬼子在雪地中‘嘎吱嘎吱’行走的声音，而且这声音离他的地方越来越近。他把冻僵麻木的食指伸进嘴里，竭力让它可以感受到扳机。有那么二十几秒，他的精神突然恍惚了一下，一种想放弃了的念头像过电影一样从脑海中闪现。太累了！从1931年9月18号那夜开始，就是在不断地跑、不断地打、不断地躲、不断地忍饥挨饿。小日本鬼子就像杀不完似的，总是越打越多。从知道一家老小暂时安全，到现在的杳无音讯苦盼相见；从小有地位能在街坊四邻面前耍威风的小警察，变成隐姓埋名唯恐牵连亲人的抗联战士。有时候想想这种苦日子都不如死了得了。想到这，一只小手，小得连大人的拇指都握不全的手，襁褓中儿子的这只手紧紧地握住他小拇指的离别场面，又一次跃入眼帘。那时候他的儿子才出生半年多，小得总像有前一口气就没了后一口气似的，嘴里‘吧嗒吧嗒’地像想要对自己说什么。媳妇一手抱着这个儿子，另一只手牵着刚3岁大的闺女，站在家门口无论怎么劝说就是不肯进门，依依不舍的眼神像是能把他的灵魂全都能掠了去。他有点回忆不起自己家门口的春联上写的是怎么了，他不在的这几年，还有人年年去换吗？记不住媳妇给他烫的酒味、白菜炖豆腐的香味。妈了个巴子的，自打成了亡国奴，什么都他娘的没了的这股子恨，不中！现在不能

死！死也得再弄死两个畜生再说！

爷爷缓过神的时候小日本鬼子的脚步声与狗吠声已经很近了，最多不超过五米。食指在感受到冰冷的扳机在向他招手时，竟有种了绝处逢生的激动，仿佛在高喊：‘请派我出场，我已准备好了’。

正在这时，只听见‘嗖’的一声紧接着是一个人的惨叫声，叫声还未停止就听到‘扑通扑通’在地上打滚的声音，再然后就是‘咚’的一声，好似金属打到骨头上的声响，连之前嚣张的狼狗吠也停下了。等到只听得见落雪的声音时，又猛然窜出一下下‘噗嚓噗嚓’的声响。好奇与恐惧扯着爷爷必须行动起来，哪怕威胁到生命！

他小心翼翼地举着枪走出雪下石，借着月光的反射，他看见一个穿着黑色大羊皮袄的人蹲在地上不断地在用一把满是鲜血的黑色短柄蒙古刀，割躺在地上的鬼子脸皮，鼻子削掉了、眼睛也挖出来了，可他的动作像机器一样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并且就像在割肉食一样的自然。他后面躺着的日本兵，眼睛上插着一根箭，而躺倒在地上的狗旁边，落着一个弯把的东西，弯曲的前部是由金属制成的，在月色下狰狞着瘆人的寒光。爷爷看着这个陌生人的行为，有点不知所措，又生怕他对自己不测，便压低声音：

你是尬哈地？举起手来。

那个像野兽一样没有一丝人性感的家伙停了下来，随便扫了爷爷一眼，明显是模仿东北话的口音：

俺救了你。

接着他又继续干着他那事，就仿佛是在从事一项很精细的手艺活。爷爷有点手抖腿颤，就算是经历过多少次战场的老兵，面对眼前这一幕，也仍会不忍直视进而产生呕吐感。这种感觉都是好些年以前头一回把鬼子的脑壳子

敲碎后才有的恶心。处理完一具尸体后，他随手揉起一把雪擦了擦血迹接着又向那具眼睛上插着箭的小日本鬼子尸体走去。拔出箭往雪上插了插，用手掙掉箭头上的雪又在身上的羊皮袄上蹭了两下就插进后背的箭筒里，这一系列的动作就像他刚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狩猎。毫不犹豫地接着重复刚才处理前一具尸体同样的动作。

你是抗联的不？

就在爷爷有点愣神的时候，眼前这个家伙闷闷地问了一句。

嗯呐。

接下来又是‘噗嚓噗嚓’的割肉刮骨声。”

“你是说从鬼子脸上把眼珠子抠出来、鼻子削掉、脸皮上的肉都刮了？”玉珏大哥有点怀疑的问道，我点了点头，“那然后呢？”

“这个让我爷爷第一次见到就后脊梁发凉的蒙古人就是巴图儿，他那天晚上就是在找能杀鬼子的抗联队伍，才寻到了李家沟，却不巧赶上被小日本鬼子偷袭，于是就在爷爷和那些战友突围之前，先向树林深处跑去，边跑边发现后面还有人，就躲上了一个白桦树，也就是爷爷所躲藏的石头上面那棵。

巴图儿把那两具鬼子的尸体非常明显地挂在了树上，就像两只吊死鬼穿着鬼子的军装，因为没有脸了，关东军想辨认出他生前是谁，看来只能靠身上的疤痕或者胎记了，因为巴图儿把他们的证件也一并带走了。

之后他就一直跟着爷爷走，他知道这样肯定能找到抗联，于是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向西踏雪避风、艰难跋涉。既要躲避豺狼野兽，还要时刻小心鬼子、胡子。爷爷因为突围时走得匆忙没带什么干粮，饿的时候也不用说，巴图儿像是能猜到似的，都会应时的从蓝布白花裕褌里掏出马鹿肉分些给爷爷

吃，还怕他冻伤手，也不知道从哪变出来的手闷子送给爷爷。

从李家沟跋涉到天桥沟地界时，遇到了两个衣衫褴褛拾柴火的农民，这两个农民见了他俩便跑。对于他们来说，打从实行‘保甲’这两年以来，连胡子都明显少了不少，拾个柴火竟然都能遇上这种形迹可疑的人，当然会给他们吓坏了。说爷爷他俩形迹可疑，确实并不怨他们，一个拎着小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一个背着长弓箭筒，衣服帽子鞋全都不是一样的，不让人误会才怪。

站住，再跑俺开枪了。

爷爷忙给他俩喊住。

这嘎瘩是天桥沟不？

稍微胆大的战战兢兢地转过身。

再往北边走个几里地。

爷爷举着枪向他们走了过去，摸了摸他们的口袋和身上，发现没有武器。

你们家都在哪地方？

还是那个胆大一点蹭了蹭鼻涕，回道。

俺俩都是南边方家隈子的。

那敢情好，你俩跟着俺们遛遛吧。

大哥去哪啊？

哪那么多废话。

农民在前他俩在后地跟着，不过爷爷却没让这俩人向正北走，而是偏东北。走了大概小半天的时间，临走时还威胁了两句，才让他们俩离开。

你们在方家隈子，俺知道了啊，要是你们敢向小日本鬼子报告，老子杀了你们全家。

两个农民的人影一消失在视线里，爷爷便让巴图儿跟着他向西迅速前进。巴图儿很不理解爷爷的做法，跑了大概两里地，趁爷爷捋气时间问他。

你不是，汉人？

是啊，咋的啦？

那为啥欺负汉人？

他俩整不好就得跟小日本鬼子告密，出卖俺俩。

为啥汉人出卖汉人。

爷爷突然语塞，他知道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小日本鬼子太残忍了，他们尽干那些惨无人道的屠杀、抢劫、烧毁村庄的坏事，是个人都怕！谁不怕自己的父母兄弟、媳妇孩子被枪打、被刀砍、被淹、被埋？！谁都怕！他们有些时候都害怕抗联的在自己村庄附近打小日本鬼子，这种既恨又怕的情绪，一直生长在抗联战斗的土地上。可能有点答不出来或者说实在不想回答的答案，爷爷便骂了一句。

我他娘的也想知道！

这次对话基本是爷爷和巴图儿在这几天最长的一次了，之后还没来得及更多交流便来到了天桥沟，这时候爷爷确实不知道如何找到队伍，只能是凭着自己对队伍的了解，向北面的林场深处走去。果不其然，刚进林场周围的氛围忽地变了样子。不单是因为天色渐暗、气温骤降，安静得可怕的山林只剩下他俩踏雪的‘嘎吱’声，这两个闯入者的心理上，不知不觉地就盖上了一件叫做阴影的幔纱。

不许动，尬哈地。

躲在暗哨里的1师师部哨兵把他俩逮了个正着，躲在林场小房子侧面举枪走出来的哨兵，向爷爷询问了一番也没让他特别安心，便特意让另一个哨

兵去卸他俩的武装。可巴图儿岂会轻易让人拿走自己的家伙事儿（武器），说时迟那时快他在雪地上嗖地蹿了出去就地一滚，像地龙出土似的一腿踹倒哨兵，随即抽出蒙古刀直逼对方的脖子。

尬哈（干啥）？！放下刀！

情况万分紧张，哨兵急得直喊，爷爷赶忙上去拉住巴图儿举蒙古刀的手臂。

巴图儿、巴图儿，是俺们自己人。

说这话的同时又挡在举枪哨兵视线前，唯恐对方一冲动再走了火伤到巴图儿。

自己人，咋不信自己人？

那不是他俩也不认识俺俩么，等到了队伍上，说清就行呗，来，咱把家伙收喽。让他们给咱俩拿着咱还不还轻巧一会儿么。

巴图儿放开了哨兵站起身，将信将疑地把蒙古刀、弓、箭筒、布鲁（形似一把镰刀，头顶处包有铅头或铜箍环，蒙古族御敌、打猎的武器）都放到了爷爷的手上。

跟着哨兵向密营走的路上，爷爷一直心有余悸，巴图儿彪悍的性格，就像驯不服的野马似的，太危险了。万一哪天跟自己翻了脸，那可是要刮脸剃心哪。想到这，他看了看一脸怨气的巴图儿，月光之下，只有眼睛散发着冷冷的光。

密营钱子的大炕上密密麻麻地躺着十几个受伤的战士和一个照料他们的医官。爷爷整个的心都拧了起来，他想这里边肯定有自己认识的战友，便借着黑油灯的光一个个地看。突然，他看到了3团2连连长张达，在‘九一八’事变前，张达就是奉天警察局长黄显声将军的警卫，现在正躺在炕上左腿缠

着绷带。

张达大哥，你咋啦？

小九（爷爷在警察局时的外号），你还活着？！

嗯哪（是的），俺还活着！

原来张连长在密营里就得到了消息，知道整个3连都被小日本鬼子包了饺子，以为一个突围成功的都没有，所以见到才问出那句话。张连长自己左腿中弹，好在是冬天，不至于伤口迅速溃烂，但因为缺医少药也面临着要截肢这唯一的处理手段。他在跟哨兵证明了爷爷的身份以后，便吩咐医官给他俩安顿一下。啥安顿哪，就是给了他俩一个炕头犄角旮旯的地方休息，毡子里有火炉子啊！对于他们两个来说，简直是天大的享受了。整整三天没敢大合眼，都是睡一个小时便要继续起来赶路，怕睡久了就醒不了了。现在即便是能靠着炕沿安心地眯上一觉，他俩就知足了，更别提还能躺在炕上。不一会儿，爷爷看着巴图儿放好弓和箭筒，紧抱着褡裢在那闭目养神，也不知道他睡着没睡着，反正自己是控制不住沉重的眼皮，鼾声阵阵。

睡醒了以后，爷爷第一时间就是四处寻找巴图儿，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起来的。走到毡子外，看到巴图儿正在暗哨哨兵的掩体后面站着，跟着哨兵同样的站姿与视角监视着前方。因为是从密营里面的方向向外的视觉角度，可以把暗哨看一个真切，若是在外面，暗哨只是两个紧挨着的小雪包。巴图儿这时也注意到了爷爷在看着他，便向他走来直接说道：

俺要加入你们。

要上队啊？

爷爷跟巴图儿在一起这几天，也曾考虑过这事，但他确实没办法放心这个‘可怕’的蒙古族汉子。

巴图儿，上队这事吧，正常是不费劲的。你也看见了，俺和2连长是老乡，说句话就好使，再说俺们抗联的方针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但，你得先答应俺一件事，俺才推荐你上队。

啥事？

你以后，可不能那样子杀小日本鬼子了，血唻呼啦地不合适。

为啥？

一刀攘死不也中么，一枪毙了不也中么！俺们抗联有纪律，是共产党的队伍，杀人那也是有纪律的，可不能像你似的那么弄死了还刮脸抠眼的。

巴图儿这是第二次露出疑惑又有点犹豫的神色，很明显看得出他在思考着什么，他也明白爷爷的意思，于是很快眼神又恢复到了他那副坚定凌厉的样子，手放到胸脯上。

俺答应你。”

有点讲不下去了，玉珏大哥看我声音哽咽地说道：“要不换个机会再讲？”

我去洗了一把脸。

下午四点到六点，我一直在军艺的操场上跑步，跑到腿抽筋、喘不上来气，坐在青翠地绿草球场中，看着几近惨淡的天色，平躺了下来。

“爷爷，我好想你。”

他每一次记不得我是谁的场面总在我的眼前闪现，我用轮椅推着他却让他害怕的场面，我半夜给他接尿被误认为别人的情景，他全身插着管子流泪害怕的神情，都让我备受煎熬。他面对敌人都不曾感到过害怕却在得了这该死的病以后……他最后的日子，痛苦却又无法理解，他不明白为什么会遭受如此多的痛苦，我也不愿他再多受一点苦。他一辈子，基本可以用一堆“苦”字囊括。他把最大的秘密和最难忘的回忆全都传递给最疼爱的小孙